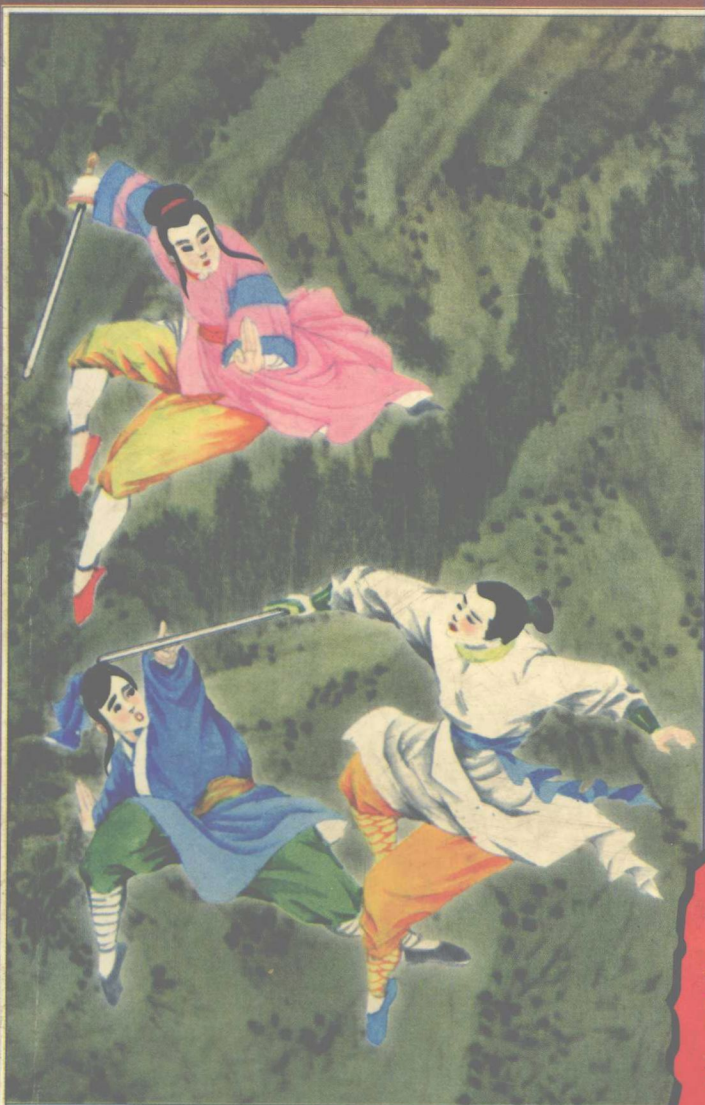


台湾侠坛笑星李凉集外集

赌国杀手

李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台湾〕李凉

中

I247.5
3955
(2)

李凉大师集外集之一

赌国杀手

李凉谐趣集外集之①

赌国杀手

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德明

封面设计:周卫高

根据台湾敦煌出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排印

李凉谐趣集外集

赌国杀手

(台湾)李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赤峰彩印集团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4 印章

60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04-03292-6/I.574

印数:1—8000 册

定价:29.80 元(上中下)



李凉 本名詹大光。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写武侠，以处女作《奇神杨小邪》轰动台湾。其文笔清新、诙谐，妙趣横生，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套，独开谐谑武侠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相貌酷似刘德华，被青年目为偶像，其作品销量竟凌驾古龙等名家之上。

内 容 提 要

席卷六合，横扫八方，纵行宇内，称霸江湖，一将成功，万骨铺就。..... 276

傲龙岗成霸业，福将九郎出马。赌国杀手，武艺糗糗，命好造化大，一张俊脸吃尽八方饭，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没误卿卿性命。..... 373

巫山云雨，烈火干柴，春光这边独好，风消云散，赌郎还是享了福。..... 412

第二十章 海岛出招，惊涛与骇浪 429

第二十一章 巫山云雨，色里藏机心 430

第二十二章 干柴烈火，小别胜新婚 471

第十一章 目 姑庵中 哀 上再加哀

第十一章	尼姑庵中，哀上再加哀	251
第十二章	小子命大，难中有救星	276
第十三章	名符其实，賭国一杀手	297
第十四章	争强赌胜，佛门大拼斗	328
第十五章	敌强我弱，半途忽转势	344
第十六章	搬机弄巧，干戈化玉帛	360
第十七章	剑拔弩张，风雨欲满楼	373
第十八章	尽释前嫌，翘客重回门	388
第十九章	道高魔长，你精我更精	412
第二十章	海岛出困，惊涛与骇浪	429
第二十一章	巫山云雨，色里藏祸心	450
第二十二章	干柴烈火，小别胜新婚	471

大約有二十米遠，推牌九、摸牛兒、押寶、挖花、
 擲骰子、押單雙、訂符……應有盡有。

尹九郎笑在脸上，樂在心里，他信步四处看了番。

第十一章 尼姑庵中，哀上加哀

只见他双目紧闭，道：“不……不用了，我袋里……有些东西……给了你……你……罢……”

一句话没有说完，脑袋突然垂落，便已死去，一个高大的身子慢慢滑向地下。

尹九郎惊叫道：“老伯伯，老伯伯。”伸手去扶，却见老人家缩成一团，动也不动了。

他伸手到老人衣袋中掏摸，取出一只木盒，里面装了一本手抄，上面写有“赌经”二字，此刻，还有十几粒各种质料不同的骰子。

自此以后，尹九郎便暗中偷偷练习，也就让他练成一身惊人赌技，只是他很会假仙，青衣社上上下下还以为他是赌场的蹩脚货呢！

尹九郎酒足饭饱，一个人大摇大摆的走进如意赌坊，略一打量四周，暗暗忖道：“这赌场可真不小。”

大约有二十来桌，推牌九、顶牛儿、押宝、挖花、掷骰子、押单双、订将……应有尽有。

尹九郎笑在脸上，乐在心里，他信步四处看了看，

赌 国 杀 手

心里颇为失望，不是赌法太小，就是人头儿不对。

现在，他选择对手，好拿他当靶子，测验一下自己的赌技。

尹九郎突然在最后一桌停住，庄家正在出方子，他们赌的是牌九。

除了庄家，只有五个人在赌，出门、天门、末门的三个人，看样子都是采办皮货、药才的富商，站在后边两个打游击押活门的人，好像是当地的富家子弟。

赌注很大，末门的那个富商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走了，满头大汗，看样子是输光了。

庄家回头看了看尹九郎，龇牙笑道：“请坐……”

尹九郎也不说话，大马金刀的就在末门坐了下来。

庄家洗牌、砌牌、出方子，手法干净俐落，右手握着骰子，催促众人下注道：“下下下，下多少，赔多少，不下不赔，算你倒楣，下下下，像下雨一样的下啊。”

尹九郎下了二十两，一双利如刀锋的眼睛，却紧紧盯着他的双手，和他面前的银票以及那些零碎银子。

庄家见尹九郎出手不大，轻视的瞥了他一眼，大声喊道：“离手。”

两颗骰子一阵旋转，是个九点儿，庄家接着喊：“九在音，瘪十头里走。”

几副牌下来，尹九郎不但看清楚了庄家的手法，同时，也断定他用的骰子灌了水银。

庄家又出方子了，扯着驴嗓子喊道：“下下下，不

赌 国 杀 手

下就没机会了……”

尹九郎早就将那三十二张牌认清楚了，见庄家推出的第一副牌，是天牌配杂八——天杠儿，（俗称猴儿对，最大）。

如果庄家掷的骰子是六点儿，出门拿天杠，天门拿灯笼九，末门的尹九郎拿瘪十，庄家当然是拿祖宗对儿，统吃。

尹九郎早已看出他的如意算盘，淡淡一笑，故意装做不知。

出门和天门的两位富商，大概因为连续被庄家吃了几把，所以一直不敢下注，直到最后，才勉强下了几十两意思意思。

那两个站在后面打游击押活门的，则没敢下注。

庄家见三家下的注，还不到两百两银，颇为失望，无可奈何的拿起骰子，有气无力的喊道：“离手。”

庄家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尹九郎沉声说道：“慢点儿。”

尹九郎边说，边从身上掏出一叠银票，和一些碎银子，缓缓数了一遍，才押下去。

庄家乐了，不过他也和那几个赌客同样感到奇怪，尹九郎为什么不下个整数儿，还加上一些碎银子。

骰子掷出来了，果然不出尹九郎所料，是个六点儿，就听庄家喊道：“六过，庄家拿来。”

说话声中，四个人同时伸手去拿牌。

赌 国 杀 手

出门和天门的两个富商，一边看牌，一边在后悔，好不容易拿到一副好牌，偏偏自己没敢下大注儿。

尹九郎将两张牌撂在一起，放在面前，看都没有看它一眼，状极悠闲，好像输赢跟他毫不相干似的。

庄家轻轻瞥了他们一眼，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谁知他只笑了一半儿，突然浑身一颤，手上的牌差点掉了下来，眉心、鼻尖儿，业已渗出汗珠，轻轻一叹道：“统赔……”

原来尹九郎伸手拿牌的时候，右手小指快如闪电，轻轻一勾，将庄家的一张丁三儿，给勾了过来，同时，中指一弹，把自己的一张板凳儿换给了庄家。

如此一来，庄家是老猴儿配板凳儿，则好瘪十，而尹九郎变成了长三儿配小猴儿——九点儿。

顺吃顺赔，庄家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赔完出门和天门，看了看尹九郎面前一叠银票，和上面的一些碎银子，问道：“多少？”

因为尹九郎那一叠银票上面，堆着一些碎银子，所以庄家也不知道他下多少。

庄家知道今天遇到高人，出门的牌已经亮出来了，天杠没错儿，天门的牌也亮出来了，灯笼九也没错儿，只有尹九郎的牌还撂在那儿没动，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能使自己一无所觉，被人调换了一张牌的，当然就只有尹九郎了。

庄家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尹九郎下的注并不太

赌 国 杀 手

大，把赢的钱吐出去也就算了，因此，又迫不及待的问他道：

“多少？”

尹九郎淡淡一笑道：

“不多，十一万两千两百一十一两整。”

庄家业已汗如雨下，忙将自己面前的银票和碎银子一数，不禁失声惊叫道：“这……”

尹九郎笑着说道：

“不够没关系，多了请你吃红。”

庄家狠毒的瞪了他一眼，冷冷说道：“十一万两千两百一十一两整，不多不少，阁下点点清楚。”

尹九郎毫不客气，伸手把庄家面前的银票和碎银全部掳过来，慢条斯理的将银票叠好，端入怀中。

庄家望着尹九郎暗暗忖道：“此人小小年纪，但却实在高明，先前，我只当是自己太过大意，被他偷偷换了张牌去，现在我才明白，他居然算准我台面上的钱，除了赔给出门和天门的，就是他所下的数目，换句话说，在我还没掷骰子之前，他不但对四副牌早已了如指掌，连我的骰子掷钱点儿，都在他的计算之中，唉，太可怕了，我在赌场混了几十年，今天总算是大开眼界了。”

尹九郎望着怔怔出神的庄家，哈哈笑道：“尊驾输了十几万两，难道连在下的牌也不想看上一看么？”

庄家面色一沉，冷冷笑道：“俗话说，光棍儿只打

赌 国 杀 手

九九，不打加一，阁下难道一定要……”

尹九郎哈哈一笑，顺手把自己的两张牌推到堂子里去，和其它的牌洗在一起。

庄家知道今天碰到了行家，一定讨不了好，连忙收手，不敢再推庄了。

其他的赌客没有敢做庄的，看来这牌九场要散了。

尹九郎混了一场赌，赢了钱也高兴，他心里惦记着在房中休息的豆豆，所以也离开了。

尹九郎与尤豆豆双双并肩往前走，杜仁跟在他二人身后没有辙，但他还是不停的说：“你少爷再急的事也不在乎半天吧？三年一次的通州城隍大出巡，可热闹得很呐！”

尹九郎道：“大掌柜，哇操，我就是有个毛病，如果心中的事不办好，便什么快活的事情也引不起我的兴致，除非事情办得顺利，要不然，嘿嘿……”

他想到了珊瑚对他的那种无情——翻脸不认人的样子，尹九郎就冷笑了。

杜仁仍然不放松的道：“尹少爷，这是什么急事情，如果能代劳，我立刻派人替你少爷去办。”

尹九郎回头一笑，道：“哇操，大掌柜叫心，令我感动，你的这家客栈，不就是与勿回岛甚至富陵岗沆瀣一气的吗？”

杜仁楞了一下。

他想不到尹九郎会用这个字眼，显然尹九郎的肚子

赌 国 杀 手

里有另一种计较。

杜仁呵呵一笑，他的忍字功夫可到家了。

他笑着，又道：“你少爷说笑。‘永安客栈’在这通衢大道上开张，怎能随便得罪人，我这儿只不过方便各路英雄，至于‘沆瀣一气’哈，那是高估我了。”

尹九郎又回眸一笑，道：

“就如同你大掌柜对我尹九郎一样？”

杜仁吃吃笑道：

“对对，大家一样，四海为一家嘛。”

他已计穷了。

他看着尹九郎与尤豆豆两人上了马。

又看他两人缓缓的往南城门外驰去，他急的把两只手相互搓着。

他也冷冷的笑。

“他娘的，你是怎么会逃离勿回岛的？”

他露出不相信的眼神，又道：“难道……难道是老岛主慈悲，他老人家放了这小子？唉，太危险了，对敌人仁慈，岂不是对自己残忍？这是江湖啊！”

是的，这就是江湖。

尹九郎对马上的尤豆豆笑道：“哇操，到了傲龙岗，我们就有许多事情要做。”

尤豆豆笑笑，道：“阿郎，只要你娘接纳我，我什么苦也能吃。”

尹九郎伸过手，他拉住尤豆豆的手，笑笑道：“哇

赌 国 杀 手

操，我可以对你直言不讳，在海上，我尹九郎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如今……哈哈……”

他得意的大声笑了。

尤豆豆苦笑着，因为她知道她的二哥最是欺侮尹九郎。

其实，尹九郎那会计较尤少强。

他心中恼恨勿回岛，如今他回来，当然是要把他爹的话转告给他娘蓝凤知道。

他爹叫他对他的爷爷说——欲取勿回岛，先拿下富陵岗的蝎子，当然，还有花子帮的人在内。

尤豆豆道：

“对于我二哥，我向你道歉。”

尹九郎哈哈笑道：

“哇操，他乃是我的二大舅子，我是不会同他计较什么的。”

尤豆豆道：

“那我就放心了。”

前面，忽见一个尼庵，还真的麻烦事来了。

因为在这尼庵中有个令尹九郎讨厌的人物。

尹九郎与尤豆豆二人并骑，距离山道不远处一座三合院小瓦房，大门楣下挂了一块匾，红漆字写的是“白莲庵”，两扇木门上面也各雕刻着“佛”字。

尹九郎对尤豆豆道：“尼庵不能借住，讨一顿饭吃应该不会被拒绝。”

赌 国 杀 手

尤豆豆笑笑道：“江湖行，我还是头一回，一切全听你的了。”

尹九郎便先下马，他拉着马到了尼庵门前，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那尼庵的门突然自里面拉开来了，一个年轻尼姑吃惊的看着尹九郎。

尼姑也看到刚自落下马来的尤豆豆。

尹九郎点首微笑，道：

“师父，打扰你了。”

尼姑稽首，道：

“施主有何指教？”

尹九郎道：

“向师父讨一顿斋饭，不知方便否？”

那年轻尼姑往里面看了一下道：

“施主请稍等，我进去向师太禀明一下。”

尹九郎道：

“你请。”

那年轻尼姑转身而去，尹九郎已将两匹马拴在附近一棵树下面，他拉着尤豆豆往尼庵大门下走来。

便在这时候，那年轻尼姑已匆匆走出大门，她对尹九郎点点头道：“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填饱肚子还可以，二位随贫尼这边走。”

她带领着尹九郎与尤豆豆，进得庵门往左转，一间小小的客房中，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木椅。

年轻尼姑对尤豆豆看了几眼，问道：“女施主，你

们是……”

尤豆豆指着尹九郎道：

“他是我丈夫。”

笑笑，尼姑回身便离去，她去取吃的了。

尹九郎笑对尤豆豆，道：

“哇操，平日吃多了大鱼大肉的，今天吃一顿清淡的，清清肠啦。”

尤豆豆很顺从的道：“阿郎，只要你喜欢，我便也喜欢，只不过我看这……尼姑……”

尹九郎道：

“你发觉什么不对？”

尤豆豆道：

“我也说不出来，只不过有些……不太对劲。”

笑笑，尹九郎道：“哇操，只不过讨一顿吃的，吃完了也会送她们一些香火银子，又不是白吃。”

尤豆豆一笑，道：

“也许是我多虑了。”

便在这时候，那尼姑已端上一个木盘，上面只不过两碗清淡的面条，有一盘豆腐上面滴了些麻油，芝麻叶调的酸菜一盘。

果然全是清淡的食物，有一半吃到肚子里刮肠子。

尹九郎说的对，平日里油腻吃多了，如今正可以清淡一下肚皮。

两个人谢过尼姑，坐在桌子上吃起来。